

张崇琛 主编

# 名 赋 百 篇

## 評注

表回而徘徊

极天宇之空阔

时积雨收霖

秋风萧条

菊鲜鲜而

下木叶于庭

穹林早寒

浓淡霏拂

纷丛薄之相依

送苍苍之落日

山川何壮





传 统 文 化 经 典 读 本

白话易经

唐诗三百首评注

白话老子·列子

唐诗三百首今译

白话四书

绝句三百首注译

白话庄子

宋词三百首注析

白话论语

宋词三百首今译

白话孟子

豪放词三百首注析

白话孙子兵法·三十六计

绝妙好词注析

白话蒙学十三篇

婉约词三百首注析

白话幼学琼林

元曲三百首注译

白话菜根谭

名赋百篇评注

ISBN 7-80546-908-3



9 787805 469089 >

ISBN7-80546-908-3/I·248

定价 15.00元

传 统 文 化 经 典 读 本

# 名 赋 百 篇 评 注

M I N G F U B A I P I A N P I N G Z H U

张崇琛 主编

三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赋百篇评注/张崇琛主编. —2版. —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03. 8  
(传统文化经典读本)  
ISBN 7-80546-908-3

I. 名... II. 张... III. 赋-作品集-中国-中代-注释 IV. I22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2910 号

## 传统文化经典读本 名赋百篇评注

---

张崇琛 主编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三秦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| 新华书店经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|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(029)72051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| 7100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 × 1168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4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33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3 年 10 月第 2 版<br>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 | 1—5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7-80546-908-3/I·248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15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洛神



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。柔情绰态，媚于语言。

——曹植《洛神赋》

# 总 序

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，其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，已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随着探索自然、认知社会的触角不断深入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发掘传统文化宝藏，汲取更多的智慧和精神力量，来进行自我完善、自我提高，从而获取成功。于是许多人都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那些历尽风雨淘洗的传世经典，吟之诵之，含英咀华。他们意识到，不了解唐诗宋词，没读过孔孟老庄，其麻烦不仅仅是难以达到辩才无碍的境地或获得博学多识的美誉，而且会在工作、学习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遭遇尴尬。反之，熟知经典，以古为镜，以古为师，必定会在全新意义上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方面收到奇效。这方面例子很多，如国内某名牌高校从《易经》中提取“厚德载物”做为校训，培养了无数英才；日本企业家运用《孙子兵法》和《菜根谭》进行经营管理，屡创经济奇迹；某自然科学家要求弟子背诵《道德经》，作为攻克难关前的心理演练；某诺贝尔奖得主坦言，其所以能够历经磨难取得突破，全得益于《孟子》中的一句名言。近年来我国中小学实验教材不断加大古诗文比重以及高考试题频频“考古”，也是为了促进素质教育，培养一

代新人。

传统文化经典很多，就存在一个轻重缓急和选择的问题，我们不赞成搞什么“百种必读”或“50种必读”，武断地制造一个封闭系统。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宝库应当是开放的，其中异彩纷呈，玉蕴珠藏。所以我们推出这套《传统文化经典读本》丛书，第一批20种，只能说是向广大读者奉献的最基本的、应当最先了解的经典作品，包括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幼学琼林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、《元曲三百首》等。我们还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第二辑、第三辑。值得说明的是，我社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整理普及，是最早出版白话类经典读本的出版社之一。此次推出的这批图书都是精选版本、精选作者，付出了艰苦努力完成的，内在质量上乘，曾作为我社品牌图书，经受了市场的检验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。为适应新的形势，更好满足读者的需求，我们对其进行了重新改造整合，使之在版式、装帧等方面更趋考究精美。同时也希望读者多提批评意见，以便进一步改进。

魏全瑞

2003年7月



## | 前 | 言 |

赋是介乎诗和文之间的一种文体。赋在一段时间内虽不为人们所看重，然它与诗、文、词、曲一样，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学样式。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画卷中，赋体文学也曾有过它光辉灿烂的一页。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：“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所谓“不歌而诵”，是言赋之语言形式；所谓“铺采摘文”，是言赋之表达方式；所谓“体物写志”，是言赋之思想内容。合言之，赋虽不像诗那样可以配乐歌唱，但也不像文那样毫无韵脚。它是一种语言大体整齐，押韵，并十分注意铺排华美的词句，通过细致入微地描绘事物以抒写情志的文体。

作为文学样式的赋，滥觞于先秦。班固《两都赋序》说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：“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也。”所谓“受命”，即受名，亦即得名。所谓“拓宇”，即开拓疆界。可见，“赋”之名是从《诗经》的作者那里得来的，而它又经过楚辞的广泛运用而扩大了表现的领域。诗有六义，赋为其中之一，故班固、刘勰皆谓赋是由古诗演变而来。而对于《诗经》的



“赋”，学界多认为是一种“敷陈其事而直言之”的表现手法。这种铺叙陈述的手法，由《诗经》的作者发其端，到了《楚辞》中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《楚辞》中的不少作品，都充分运用了铺排的写法，从而增大了容量，增强了表现力，故刘勰遂谓赋是“拓宇于楚辞也”。

对于赋的渊源，班固、刘勰都看到了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影响，这是很有道理的；但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，是赋还融进了先秦散文尤其是诸子散文的因素。章学诚《校雠通义·汉志诗赋第十五》说：“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《诗》、《骚》，出入战国诸子。假设问对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之遗也；恢廓声势，苏、张纵横之体也；排比谐隐，韩非《储说》之属也；徵材聚事，《吕览》类辑之义也。”可以说，赋的假托问答、夸张声势、铺排议论、历举故事等，都是受了诸子散文的影响。而正是在《诗》、《骚》的基础上又增进了散文的特点，所以赋才由六义附庸而蔚成大国，并最终与诗划境，成为一种“述客主以首引，极声貌以穷文”的新文体。

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的《赋篇》和宋玉的《风赋》等。荀、宋一北一南，又恰恰代表了初期赋的两种不同风格。荀况原本赵人，曾游学于齐，后虽仕于楚，然其任职的兰陵，从地域上看仍是北方。北方是《三百篇》的渊藪，又是诸子荟萃之地，故尔其赋也就表现出较多的《诗经》和诸子的影响，文风简朴而质实。现存荀子《赋篇》中共有5篇小赋，即《礼》、《智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箴》，皆以四言韵语为主，并杂有散文形式，用隐语暗示一种抽象的或具体的事物，篇末点明题旨。荀赋虽较少文采，然

其对具体事物的极力铺张刻画，以及主客问答，韵散间出的特点，多为此后的赋家所继承。至于后世的咏物赋及说理赋，也可以说是由荀子的《赋篇》开其先河。

宋玉赋的典雅、华美而富文采，则是更多地接受了楚辞的影响。宋玉在文学史上向与屈原并称，然对其作品，则除《九辩》一篇外，其余似乎都有争议。《文选》所收宋玉《风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对楚王问》等5篇，于汉魏晋、南北朝时期即曾传世，并为当时的文人所熟悉和引用，且唐以前也不曾被人怀疑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不伪；《古文苑》所列《小言赋》、《大言赋》，其格式、体制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《唐勒》赋残篇十分相近，亦可信为是宋玉之作；至于《古文苑》所收的《钓赋》、《讽赋》，虽自明、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伪作，但也都嫌证据不足。宋玉赋中铺陈手法的成功运用，奇异的想象，极度的夸张，以及对人物形象（尤其是女性形象）与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，不但标志着赋作为一种文体的进一步成熟，并且也为此后的许多赋家所仿效。

赋出现后，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，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。大致说来，赋繁荣于两汉，变化丰富于魏晋至唐，延续于宋、元、明、清，而汉赋、俳赋、律赋、文赋便是其嬗变的主要轨迹。

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学的主要形式，在汉代发展并臻于极盛。正如王国维所说：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，楚之骚、汉之赋、六朝之骈语，唐之诗、宋之词、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（《宋元戏曲史

序》)仅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汉赋即达 900 余篇,作者 60 余人。班固《两都赋序》所谓“奏御者千有余篇”,并非夸张。

赋在汉代的空前繁荣,除了其文体本身发展的原因外,也当与汉帝国的强盛、统治者的好尚及考试取士的制度有关。纵观汉赋的发展,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一是形成期,即自汉初到武帝初约六七十年间。当时的赋家,主要是追随楚辞的传统,他们的作品也被后人称为“骚体赋”。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,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,以及枚乘的《七发》,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而后者更被认为是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。二是全盛期,即自武帝初年至东汉中期约 200 余年时间。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,特别是武、宣时代,汉赋达于鼎盛。其时的作家除号称“四大赋家”的司马相如、扬雄、班固、张衡外,还有东方朔、王褒、严助、枚皋、朱买臣,吾丘寿王等人。他们的作品多是“润色鸿业”、“劝百讽一”极铺张之能事的散体大赋;而司马相如的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二赋实标志着汉赋兴盛期的到来,并奠定了大赋铺张扬厉的固定体制。三是转变期,即自顺帝以至汉末的百余年间。这时期的创作虽亦间有大赋出现,然多是讽刺时世、抒情言志的小赋。像赵壹的《刺世疾邪赋》、蔡邕的《述行赋》、祢衡的《鹦鹉赋》等,便是其中的佳作。

对于汉赋的评价,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。不少研究者斥其为“宫廷文学”、“堆砌词藻”、“呆板”、“幼稚”,这是不公正的。汉赋尤其是汉大赋,不但表现了汉帝国的强大声威和宏伟气魄,有助于我们认识强盛期的封建

社会和发扬民族自信心，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民俗、史地和汉人“以大为美”的审美意识；而且，它对文学题材的多方面开拓，对文学表现艺术的新的探索，及其创作的广泛性、专业化，都为文学的独立于经学和继续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历代的文学选集往往将汉赋列于卷首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当然，与其他时代的文学一样，汉赋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，例如曾被扬雄视为“童子雕虫篆刻”的某些笨拙描写，以及许多不必要的名物和形象词的堆砌便是。

魏晋时期的赋，虽有些仍沿袭了汉大赋的遗风，如左思的《三都赋》、木华的《海赋》等，但多数却已经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特色。首先是抒情赋的空前发达。这与魏晋时期抒情诗和抒情文的兴盛一样，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。其时，随着人性的解放和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，赋作也在力求反映人的各方面的思想感情，诸如爱情、离愁、悼亡、送别、登临、归隐、咏物等方面的内容，都在赋中大量出现了。像王粲的《登楼赋》、曹植的《洛神赋》、向秀的《思旧赋》、孙绰的《游天台山赋》、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等，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其次是出现了一些揭露社会的讽刺赋，如曹植的《蝙蝠赋》，阮籍的《猕猴赋》、《大人先生传》，鲁褒的《钱神论》，左思的《白发赋》等，也多能切中当时社会的弊病，并注意将讽刺之意渗透到客观事物的描绘之中。再次，从体制上看，清新质朴的短篇小赋占了主导地位。像上面所列举的不少作品，篇幅都不长。再如曹植的《登台赋》、《感节赋》，张华的《归田赋》，潘岳的《怀旧赋》，傅咸的《申怀赋》，陆机的《应嘉

赋》，夏侯湛的《秋夕哀》等，也都是些简短、活泼的小赋。写短赋是由新的题材和内容所决定的，同时也是汉末以来的一种风气。

晋以后的六朝时期，随着诗、文创作的日渐讲究声律，赋也更加注意句式的整齐和声韵的和谐。于是，以骈偶对仗、四六排比，用典用事为特征的俳赋即骈体赋日渐兴盛起来。正如孙梅《四六丛话》所说：“左、陆以下，渐趋整练，益事妍华，古赋一变而为骈赋。”就反映社会生活的面来说，骈赋较汉赋更开阔，而且也涌现出不少文笔优美、骈而不滞的佳作。如鲍照的《芜城赋》，江淹的《恨》、《别》二赋，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、《小园赋》等。可以说，骈赋由陆机、左思发为先声，中经鲍照、江淹的发展，最后由庾信集其大成。但骈赋发展到南朝末期，内容已越来越空乏，并出现了一批艳冶轻浮的作品。例如沈约和齐梁时期宫廷作家的一些赋中，便存在这样的缺点。近人对此常加非难，但那已是俳赋的末流，代表不了整个俳赋的成就。

总起来看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，实较汉赋有了长足的进步。无论体物还是写志，作家们已不满足于大肆的铺张和简单的名物罗列，他们开始追求生动传神的形象描写，采用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，以创造情、景交融的意境，并增进词采与音律的美。

唐代前期，俳赋仍在流行。但一些优秀作者已在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，而增加清新、刚劲的韵致和气势。像王勃的《青苔赋》、《涧底寒松赋》，徐彦伯的《登长城赋》，卢照邻的《狱中学骚体》即是。唐中叶以后，律赋开始形

成。实际上，律赋是俳赋骈偶特点的极端化，即在俳赋对仗工整、声律谐和的基础上，又加以严格的押韵限制。这是一种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试体赋。律赋的写作，除命题作赋外，又限定八个韵脚，一般不得超过 400 字，局限性极大。所以，律赋虽是现存唐赋中最多的一体，但由于它是士子们求名干禄的工具，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高。到了晚唐，有些作家跳出了科举的藩篱，使律赋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发生了变化，这才出现了一些可喜之作。像王棨的《秋夜七里滩闻渔歌赋》、《凉风赋》，周针的《海门山赋》、《登吴岳赋》等，都可以说是开拓了律赋创作的新领域。

中唐以后，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，赋的散文因素增加，文赋也出现了。文赋突破了俳赋骈偶对仗的限制，句式参差错落，押韵也比较自由，先后涌现出不少自然流畅、情真意切的作品。像李华的《吊古战场文》、韩愈的《进学解》、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等，都是比较典型的文赋。文赋多用白描的手法和平易清新的语言去抒情、议论和创造鲜明的意境。这不但是赋体语言的一次革新，也带来了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一些变化。

律赋、文赋之外，唐代还出现了一些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所写成的俗赋。这是清末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。如本书所选的《𧮟𧮟新妇文》即是。这些赋主要流行于下层社会，不少都充满着生活气息，并曾用于说唱，对宋元话本的形成有着某种影响。

除了体式的多样化以外，唐赋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艺术技巧的进步方面，也很值得注意。唐代不少赋家都能注意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的生活及思想感情，写出深刻、

辛辣的讽刺赋。像柳宗元的《骂尸虫文》、《哀溺文》，李商隐的《虱赋》，陆龟蒙的《蚕赋》，罗隐的《后雪赋》等即其代表。再如柳宗元的《瓶赋》、《牛赋》，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，皮日休的《桃花赋》，孙樵的《大明宫赋》等，虽非典型的讽刺赋，但也都是十分贴近生活的。至于唐赋艺术构思之巧妙多变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，以及融抒情、议论、描写于一体的表现手法，更对唐以后的赋体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。

唐以后的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，赋的体式没有多大变化，但在题材、风格及表现手法等方面，还是有超越前人之处的。宋赋较之唐赋，语言更为平易、优美，景、情、理的结合也更加自然。我们只须细读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和苏轼的前、后《赤壁赋》便可以体会到宋赋的这种特有韵致。此外，宋赋中还有一些揭露苛政和描写反侵略战争的作品。前者如王禹偁的《吊税人场文》，后者如杨万里的《海鲋赋》，都可以说是对赋的题材的开拓。金、元存赋不多，往往被人忽略，但其中也有一些佳作。像本书所收元好问的《秋望赋》、郝经的《怒雨赋》、杨维禎的《些马赋》，便很值得一读。明赋情形比较驳杂。大致说来，前期以和平淡雅为正宗，但不能十分贴切生活，显得生气不足；后期则由于社会及学术思想的变化，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及民主思想的增长，也产生了不少反映现实、抨击时政的优秀之作。如徐献忠《布赋》之写江南织户的痛苦与朝廷弊政，陆深《瑞麦赋》之写天灾暴吏给人民带来的灾难，何景明《东门赋》之写饥民的悲惨命运，都是非常深刻的。总的说来，明赋在艺术上特别精美的不多，更缺少与前代相抗衡的大家。



明末清初，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以及文学思潮的高涨，赋又一度繁兴，其中颇不乏成就突出的作家。夏完淳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蒲松龄便是代表。夏完淳少年时代即参加抗清，死时年仅17岁。他以血泪般的语言写成的长赋《大哀赋》，从明朝的由盛而衰一直叙述到作者的抗清斗争，饱含了深挚的爱国情感，可以追攀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。王夫之的《袞楔赋》，乃拒绝为吴三桂写劝进表而作，篇幅虽短，但运用了反衬和隐喻的手法，寓意深刻，感情蕴藉，算得上是清赋中的上品。他的一些咏物赋如《练鹄赋》、《雪赋》、《霜赋》、《孤鸿赋》等，也都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黄宗羲的《避地赋》是一篇带自叙性的作品，其反映历史面貌不及夏完淳《大哀》的深广，但生动、明畅，别有一种清俊之气。他的《雁来红赋》，借花草以阐明自己的人生见解和处世态度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至于蒲松龄的赋，则不但题材广泛，而且多能贴近生活，文辞也很生动活泼，读后常令人忍俊不禁。如《煎饼赋》之借写煎饼以反映民间疾苦，《绰然堂会食赋》之写私塾先生与学童进食的情状，皆寓庄于谐，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情趣。可以说，在利用赋体来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赋的雅俗共赏方面，蒲松龄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清代中后期，赋的成就虽比不上前期，但也有一批值得注意的作品。像袁枚的《秋兰赋》，汪中的《哀盐船文》、《经旧苑吊马守贞文》，张惠言的《望江南花赋》，龚自珍的《哀忍之华赋》，章太炎的《哀山东赋》，都继承了前代赋的优良传统，并使赋这一特殊的文体得以延续下来。尤其是太炎先生，不但常借赋以写时事，而且竟成了近代史上的

最后一位赋家。

“五四”之后，由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，赋作为一种文体已很少被人运用。但赋的许多表现手法，如设为问答、驰骋想象、纵横铺陈、大胆夸张、委婉抒情，乃至词句的整练对偶，语言的优美动听等等，却仍在今日的文学创作中被人们借鉴着，甚至我们从某些优美的散文中也还可以看到古代抒情小赋的影子。我们不能轻易地丢弃这份文学遗产，更无法割断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联系。这也正是我们编选此书之主要目的。

关于此书的编写，也还有几点需要在这里加以说明。由于是选本，字数又有限制，所以我们在注意了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同时，便尽可能选取那些短小精粹的作品，大赋仅选了不多的几篇。而且，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中国赋的概况和发展脉络，对于不同时代、不同体式的作品，也尽可能地顾及到。当然，为了避免与其他选本重复，我们也有意地调整了一些篇目。“注”的部分，尽量做到简明、准确，不枝不蔓；而“评”的部分，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随时提出自己的见解。总之，我们的目的是想为读者提供一种比较理想的可读性较强的读本。由于水平所限，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张崇琛

1993年7月